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blue-tinted photograph of a beach. A series of footprints leads from the foreground towards the ocean. The sky is bright and hazy, and the water is calm with gentle waves.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contemplative.

The  
Thread

线

〔英〕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著

王爱燕 郭莉 译

南海出版公司

The  
Thread

线

[英] 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著  
王爱燕 郭莉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线 / [英] 希斯洛普著; 王爱燕, 郭莉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7  
ISBN 978-7-5442-7101-1

I. ①线… II. ①希…②王…③郭…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973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52

THE THREAD by VICTORIA HISLOP  
Copyright © 2011 BY VICTORIA HISLO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线

[英] 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著  
王爱燕 郭莉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华 艳  
特邀编辑 李怡霏 袁 静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85千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101-1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http://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献给我的挚友与导师  
托马斯·维基亚查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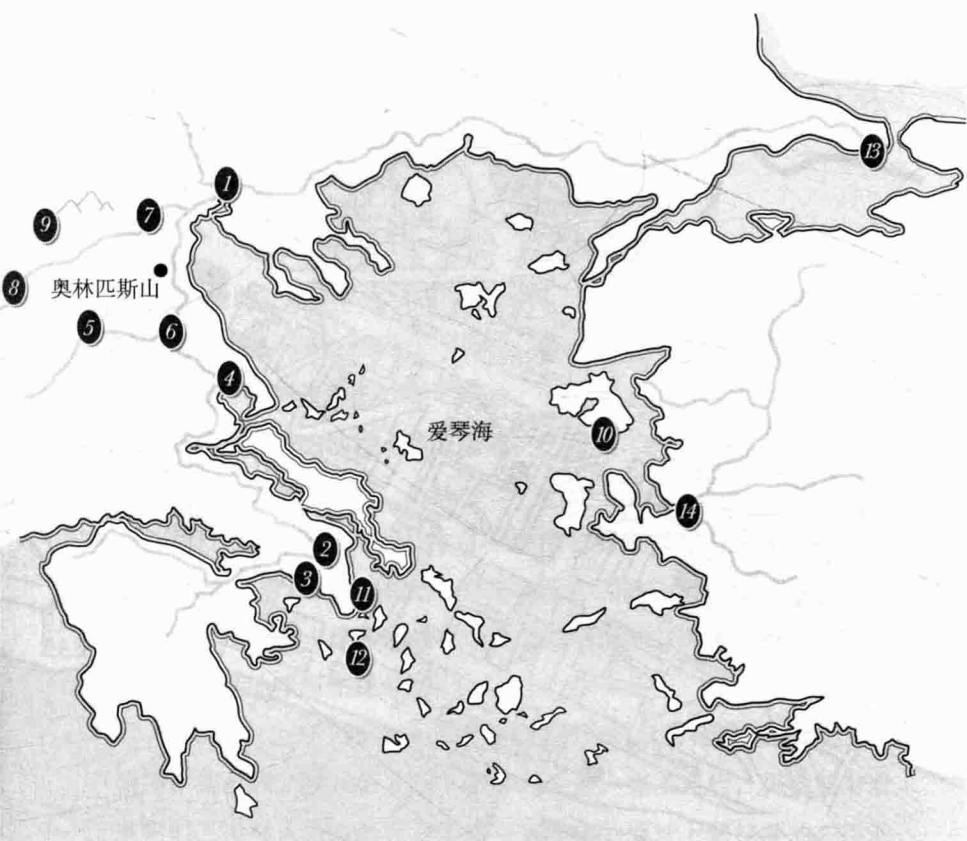
## 特别感谢

伊恩、埃米莉和威尔·希斯洛普，  
婶婶玛格丽特·托马斯，  
感谢她慷慨的爱与鼓励；  
大卫·米勒；  
弗洛拉·里斯；  
康斯坦提诺斯·帕帕多普洛斯；  
艾孚瑞皮迪斯·康斯坦提尼蒂斯；  
米诺斯·玛萨斯，感谢他启发灵感的音乐，  
且允许我引用《黎明小调》；  
《岛》的演职人员，感谢他们教会了我许许多多；  
雅典市贝纳基博物馆的摄影档案；  
伦敦市希腊中心；  
伦敦图书馆，感谢那里安静的环境让我得以写完本书，  
感谢那里的人静静地陪伴我写作。

书中的故事发生在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一九一七年，这里有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三十年后，只剩下了基督徒。

本书展现的是两个人传奇的一生，他们生活在这座城市最为动荡的时期。因为一系列的政治和人为灾难，这座城市变得面目全非。

书中的人物、许多街道和场所纯属虚构，但那些历史事件都曾真实发生。希腊至今仍保留着许多相关遗迹。



希腊和小亚细亚示意图

- |          |                   |
|----------|-------------------|
| 1. 塞萨洛尼基 | 8. 伊欧亚尼那          |
| 2. 雅典    | 9. 格拉莫斯山脉         |
| 3. 比雷埃夫斯 | 10. 米蒂利尼岛         |
| 4. 沃洛斯   | 11. 马克罗尼索斯岛       |
| 5. 特里卡拉州 | 12. 古阿洛斯岛         |
| 6. 拉里萨   | 13. 君士坦丁堡 (伊斯坦布尔) |
| 7. 韦里亚   | 14. 士麦那 (伊兹密尔)    |





“亲爱的，想象你又变成了小孩子。希望这不难，你可要把握好风格啊。我要你绣一幅画，上面有大写的‘早上好’。你知道那样的画该是什么样子的吧，太阳初升，天空中飞着一只鸟儿或者蝴蝶，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动物。第二幅呢，上面是‘晚上好’。”

“有月亮和星星？”

“对！就是那样的。但你可不要把它们做得像是个笨小孩的作品，”她微笑着说，“我要把它们挂在墙上，和它们生活在一起。”

许多年前，卡捷琳娜就在母亲的指点下绣过这类画，那些记忆此时又清晰地浮现在她眼前。

她的“早上好”满是明快的黄丝线大大的弧形针脚，而“晚上好”则用深蓝丝线。她很享受这个简单的任务，完工之后，仍微笑着看着它们。没有人会对这种在希腊每家每户的墙壁上都挂着的东西起疑。即使它们从外框中脱落下来，它们所藏匿的珍贵书页仍然会包在白色棉布做成的衬垫里。而这种遮掩绣品背部乱糟糟的针脚的白色棉垫，再常见不过了。

狭小的屋里坐着十多个人，却安静得不可思议。她们专心致志、争分夺秒地执行着秘密任务——挽救那些牵系着她们的过去的珍宝。



## 序幕

2007年5月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这座城市最静谧的时刻。海湾上飘荡着银白色的薄雾，薄雾下，不透亮的海水如水银一浪一浪交叠着，静静拍击着防波堤。天灰蒙蒙的，空气中充斥着浓浓的咸腥味。对一些人来说，这还是昨夜的尾声，而对其他人来说，已是新一天的开始。头发蓬乱的学生们满面倦容，正喝着最后一杯咖啡，抽着最后一支烟，他们的身边走着穿戴整齐、出来晨练的老夫妇。

雾霭渐渐散去，坐落在塞尔迈湾远端的奥林匹斯山渐渐显露真容，大海与天空也抖落掉灰白色的帷幕，呈现出一派纯净的碧蓝。懒洋洋的油轮像是爬到岸边晒太阳的鲨鱼，在蓝色的天空中勾勒出黑色的轮廓。一两只小船渐行渐远，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

大理石铺成的海滨大道顺着巨大的弧形海岸延伸，行人络绎不绝。女士遛着纯种宠物狗，年轻人则牵着杂种狗。有人在慢跑，有人踩着轮滑，有人骑着自行车，还有母亲推着婴儿车。在海、海滨大道与一排咖啡馆之间，进城的车流缓缓挪移。司机们坐在挡光板的阴影下，看上去神秘莫测。他们动着嘴，应该是在唱时下的流行歌曲。

一个瘦削的男孩沿着海岸从容走来，他的头发如绸缎般柔滑，

磨白的牛仔裤看上去价值不菲。一夜欢歌宴饮没有影响他步伐的平稳。两天而已，他晒成了棕黑色的脸就胡子拉碴了，但巧克力色的眼睛仍然明亮而活泼。他一边走，一边轻轻哼着小曲，悠闲的步伐透露出他的无忧无虑。

马路对面，一对老夫妇正慢慢穿过小桌子和路沿石之间的狭窄过道，朝那家时常光顾的咖啡馆走去。老先生沉沉地倚着拐杖倾身向前，小心地迈着步。他们可能都有九十多岁了，身高都不足一米六二，穿得干净而整齐。老先生穿着笔挺的短袖衬衫和灰色宽松裤。老太太穿着样式简单的花卉图案棉布连衣裙，一排纽扣从颈部延伸到裙摆，腰上系着腰带。这样的着装风格，她也许保持五十年了。

每家咖啡馆的座位都沿着尼基街面海排成一行，好让客人们坐在那里欣赏由人流、车流以及悄无声息出入码头的船只构成的不断变幻的风景。

阿索斯咖啡馆的老板迎接了迪米特里和卡捷琳娜·科姆尼诺斯的到来，和他们聊了聊这一天的罢工。绝大部分上班族都在积极地享受今天这个假日，咖啡馆的生意只会更好，所以老板没什么可抱怨的。对于罢工，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

不需要点单，老两口喝咖啡就是那一套，他们小口地啜饮那甜甜的、浓稠的液体，二人中间摆一块酥皮花生酱三角。

老先生正埋头看当日报纸的头条新闻，妻子急切地拍拍他的胳膊。

“快看——快看！我们的宝贝孙子！是迪米特里！”

“在哪儿呢，亲爱的？”

“米特索斯！米特索斯！”她喊道，这昵称只在她和丈夫、孙子间使用，但男孩根本无法听见，满街都是失去耐心的司机狂按喇叭制造的尖啸声，还有汽车冲过红绿灯时引擎的阵阵轰鸣。

恰在此时，沉浸于遐想的米特索斯抬起头，瞥见车流那边正拼

命挥手的祖母。他飞奔着穿过车流，来到她身边。

“奶奶！”他喊道，伸出双臂拥抱她，然后拉起她伸出的手，在她额上深深一吻，“你们好吗？真叫人喜出望外……我今天正打算去看你们！”

祖母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老两口极其宠爱这唯一的孙子，而他也享受他们的宠爱。

“来，叫点儿东西吃！”祖母兴奋地说。

“不，真的，不用了。我什么也不想吃。”

“一定要吃点儿什么的——咖啡，还是冰激凌……”

“卡捷琳娜，我打包票，他一定不想吃冰激凌！”

侍者再次来到了桌前。

“我只要一杯水就行了，谢谢。”

“就这样吗？你确定？”祖母不安地说，“吃点早饭怎么样？”

侍者走后，老先生探身向前，碰碰孙子的胳膊。

“嗯，我猜，你今天又不用上课吧？”他说。

“确实不用上，可悲啊，”米特索斯答道，“不过我也已经习惯了。”

他正在塞萨洛尼基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文学硕士学位的研读，但这天，老师和其他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在罢工，所以对于米特索斯来说，这勉强算是假日。他在普罗科森诺·卡罗米拉大街上的酒吧混过了漫长的一夜，正打算回去睡觉。

米特索斯是在伦敦长大的，但每个夏天，他都会回希腊看望祖父母。从五岁开始，每周六他都去学希腊语。眼下，他一年的学习就要结束了，尽管罢工时常意味着缺课，但他讲起这门他自视为“父”语的语言来仍十分流利。

尽管祖父母大力邀请，他还是住在大学宿舍里，不过每到周末都去他们滨海的公寓探望他们。每一次，祖父母都倾尽全力地招待他——对于希腊的祖父母来说，这是义务。

“今年的罢工比往年都要多，”祖父说，“可是，米特索斯，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切。希望形势能够好转。”

今天，无论是教师、医生还是垃圾清运工，都在罢工，而且，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搭乘。路面上的大窟窿和人行道上的裂缝，一直都得不到维修。即便生活在最好的年代里，老年人也会遇到许多困难。米特索斯瞥见祖母疤痕累累的胳膊、祖父因关节炎变形的双手，突然意识到他们的脆弱无助。

正在这时，他留意到有人沿着人行道朝他们走来。那人的身前探出一根白色的棍子，敲打着地面。他行进的路线上障碍重重：非法占用人行道停放的汽车、崎岖不平的路沿、一个个系缆桩，以及咖啡馆的桌子——他得绕过这一切。米特索斯跳了起来，因为他看到那人走到一个安插在人行道正中央的咖啡馆招牌前，踌躇半晌，困在了那里。

“我来帮帮你吧，”他说，“你想去哪里？”

他看到的是一张比他更显年轻的脸，脸上那双失去视力的眼睛几乎是半透明的。肤色苍白。一条缝合得极难看的疤痕歪扭着爬过一侧眼睑。

盲小伙儿朝米特索斯的方向微笑。

“我自己可以的，”他说，“我每天都从这儿经过。不过总是会有一些新东西需要对付……”

汽车呼啸着驶过两个红绿灯，几乎吞噬了米特索斯接下来说的话。

“好吧，至少让我带你过马路吧。”

他搀着盲小伙儿的胳膊，陪他朝马路那侧走去。他能感觉到盲小伙儿的自信和坚定，简直要为自己帮的这个忙感到难堪了。

走上人行道后，他放开盲小伙儿的胳膊。现在，他们好像在对视一样。

“谢谢你。”

米特索斯意识到马路这一侧对盲人来说有新的危险。旁边就是陡峭的海岸。

“你知道旁边就是大海吧？”

“我当然知道了。我每天都会从这儿经过。”

路人好似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抑或陶醉于耳机里的舞曲，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小伙子需要特别照顾。有好几回，他就要被撞倒了，大家才看到他那根白色的棍子。

“去别的没有这么多人的地方，不是安全些吗？”米特索斯问。

“是的，但如果那样的话，我会想念这里的一切的……”他答道。

他冲着身边的大海与面前完美的半圆形海湾挥了一下胳膊，然后手指前方，指向海的那边，一百公里开外的那座白雪皑皑的山峰。

“奥林匹斯山。变化万千的大海。油轮。渔船。我知道，你认为我看不见它们。但我过去看得见。我知道它们在那儿。我的心还看得见它们。一直都看得见。而且不只是你视线所及的，知道吗？你闭上眼睛试试。”

他拉过米特索斯的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指纤长光滑、如大理石般冰凉，让米特索斯感到惊讶；这样的肢体接触让他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对此他充满感激。他体验到了一个身处黑暗中、孤独地站在这熙熙攘攘的海滨大道上的脆弱个体，是什么感觉。

而且就在米特索斯的世界陷入一片漆黑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感官变得敏锐。巨大的嘈杂声变成震耳欲聋的轰鸣，头顶阳光的热度简直要令他晕厥。

“就这样别动，”盲小伙儿鼓励道，米特索斯感到这小伙儿有那么一瞬松开了他的手，“再坚持几分钟。”

“当然要坚持了，”他答道，“我对一切事物的感受都变得强烈了，这真叫人震惊。我正在努力适应。虽然这里人很多，但没有什么能



干扰我去感受这个世界。”

米特索斯没有睁眼，但从盲小伙儿说话的语调中听出他在微笑。

“再待一会儿。你会感受到更多……”

他说得没错。

海水浓郁的味道，皮肤上空气的湿度，海浪拍击防波堤的节奏，一切都被放大了。

“你能意识到每个日子都不一样吗？每——一个——日子。夏天，空气是静止的，水面平滑如镜，像油一般。我还知道，群山都迷失在烟雾中。热气从路面上升腾起来，我能隔着鞋底感觉到。”

两人都面朝大海站着。这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塞萨洛尼基的上午。正如盲小伙儿所言，没有哪两个日子是相同的，但在他们面前这一览无遗的风景中，有些东西是始终如一的，那是历史与永恒同在的感觉。

“而且我感到我的周围都是人。不仅仅是像你这样在这一刻存在的人，还有其他人。这个地方充斥着过去，也有很多很多人，他们和你一样真实。我能够丝毫不差、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你觉得我这么说有道理吗？”

“有道理，当然有道理。”

米特索斯并不想转身离开，虽然即便他那样做了，盲小伙儿也看不见。在和盲小伙儿短暂相处的时间里，米特索斯感到自己的感官被唤醒了。哲学课上说，你所见的并不一定是最真实的，现在他多少体验到了这一点。

“我叫帕夫洛斯。”盲小伙儿说。

“我叫迪米特里，或米特索斯。”他答道。

“我喜欢这个地方。”帕夫洛斯说，言真意切。“也许有更方便盲人生活的地方，但我哪儿也不想去。”

“是的，我可以看……我是说，我明白。这是个美——我是说，